欽定石渠寶笈續編

寧壽宮藏六

皇上御筆書畫六

御筆作福作威論一卷

本幅灑金粉箋本縱八寸三分横四尺四寸

八分行書

作福作威論　洪範六疇三德而衍其辭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斯言也箕子蓋引而未發所

包者廣而蔡沈作傳遂以為福威者上之所以御下戒其權不可下移其然豈其然乎夫福威雖自辟作亦視其人之自取是作之者不可不謹也其善者乎戒之用休而非吾有意福之也其不善者乎董之用威而非吾有意威之也是雖有作之之名而無有作之之意所為作而無作也設徒曰辟可以作福作威於其不善者而福之於其善者而威之則章癉有乖刑賞顛倒

其可乎哉。善乎司馬光之言。曰。誅一不善而天下之不善者皆懼。故謂之威。賞一有功而天下之有功者皆喜。故謂之福。人主必聰明剛斷。然後能收威福之柄。蔡沈之權不可下移。蓋取諸此。然光徒見及於福威之不可錯用。而未見及於作福作威之在人自取。必知在人之自取。然後不致錯用。余故申其說如此　戊戌仲春月

上浣御筆。鈐寶三。天地爲師所寶惟賢。乾隆御

筆

引首

御筆　理褉平施　鈐寶一乾隆御筆

鑑藏寶璽古稀天子之寶猶日孜孜五福五代堂

古稀天子寶八徵耄念之寶頤和軒見天心垂

露即事多所欣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讀歸有光易圖論　一冊

本幅宣紙本二十四對幅每幅縱一尺横六寸四分行書

讀歸有光易圖論　有光以為易圖非伏羲之書乃邵子之學似矣然知其一未知其二有光不云乎八卦畫天地萬物之理後之人岢以一說求之無所不通納甲飛伏卜數隻偶之類皆可以易言既如是則伏羲之卦何嘗不具圖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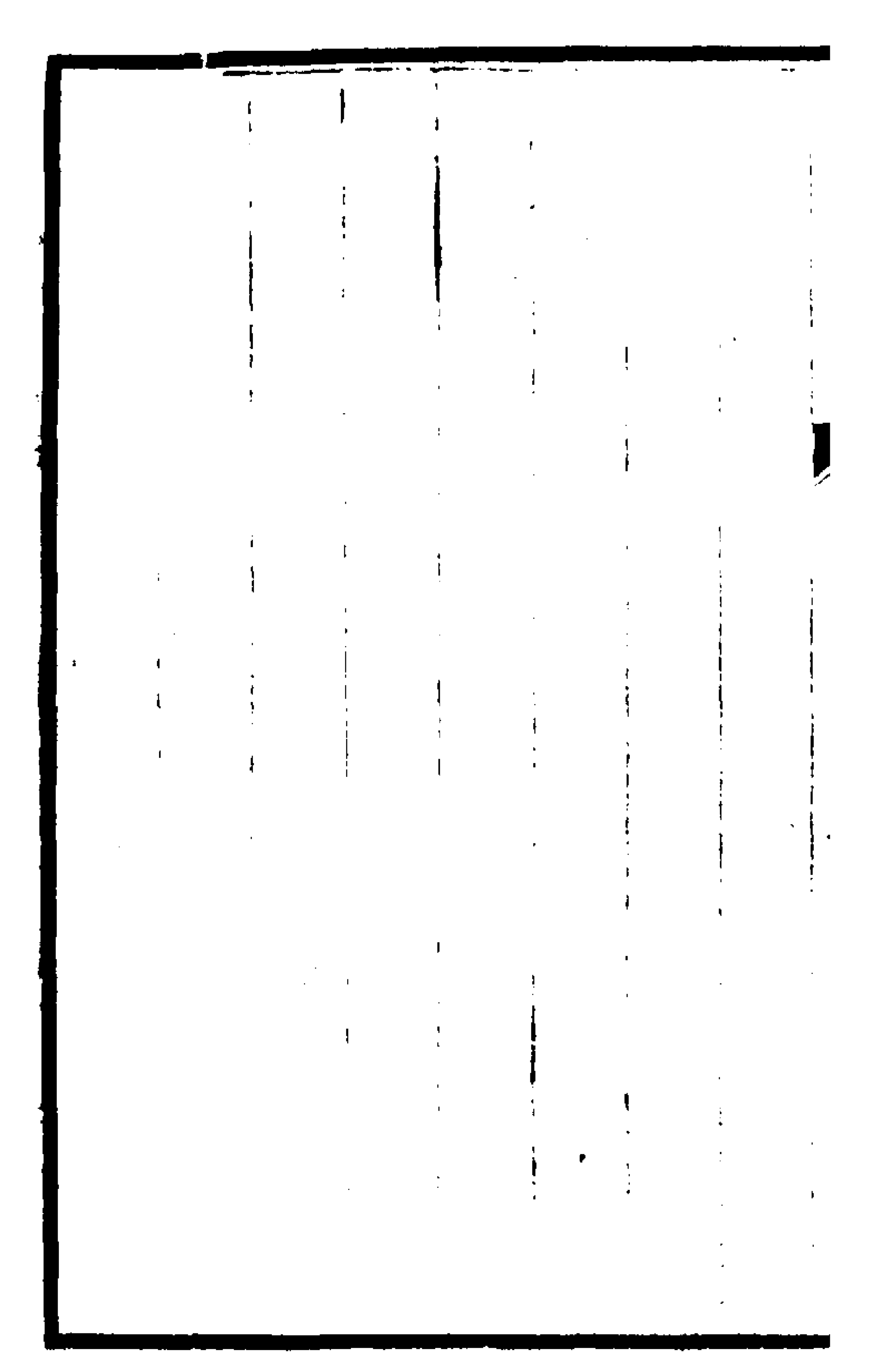
義第不可以圖謂足畫卦之理可耳余謂易以傳天道董仲舒云天不變道亦不變則可知易亦不變或曰交易變易正所謂變安得謂不變曰亦觀之天而已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一日而周三百六十五度其至變之中不變者存焉道如是易亦如是又誰能為圖以概之有光蓋有見於圖之局但語焉而未詳耳朱子恐人求易於虛無神奇而反失實理故定為卜筮之書而

每卦每爻。皆注之以占之者云云。審如是。則江西持筒賣卜者。皆可以言易矣。其然。豈其然乎。

戊戌仲春之月上澣。御筆鈐寶二。乾隆宸翰。

陶冶性靈。

鑑藏寶璽。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讀歸有光易圖論 一卷

本幅蠟箋本縱八寸二分橫二尺七寸一分

行書

讀歸有光易圖論見上冊 戊戌仲春之月上澣御

筆鈐寶三清心抒妙理得象外意乾隆宸翰

引首

御筆 義闡羲圖 鈐寶一乾隆宸翰

鑑藏寶璽古稀天子之寶猶日孜孜五福五代堂

古稀天子寶八徵耄念之寶頤和軒得大自在

寫心筆花春雨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書春秋元年春王正月事一卷

本幅做澄心堂紙本有乾隆年做澄心堂紙印縱一尺六分橫二尺七寸行書

書春秋元年春王正月事。

春秋。聖人尊王之經也。元年春王正月。開宗明義之第一也。解此者自三傳以至後儒。其說充棟。或致操戈無容置議。然識聖人之深意者有幾乎。王道熄而作春秋。春秋魯之舊史也。自隱公始。則不得不書

隱公元年。而即繼之曰春王正月。前史所無有也。蓋言公之元年。乃稟王之春王之正而得是非尊王之義乎。且是年也。於齊爲九年於晉爲二年。衛鄭以下。各爲其年不可㝔指數而揔爲平王之四十九年。於斯時也。世人將何以紀其年而知其歲乎。是則聖人之書元年春王正月也者。其亦有感於斯乎。行夏之時聖人之私議不能行於時言春王而不言王春月可改而春

不可改亦隱寓夏之時與王之元所謂大一統足以一天下之心而不可任其紛有不能行之歎矣茲為開宗始義乃貫春秋之本末而絕筆於獲麟蓋聖人之道在萬世即聖人之憂在萬世然則封建之說不惟不可行於後世知聖人亦未必以為宜然也

戊戌孟夏中澣御筆

寶二乾隆

御筆。論定尊王。鈐寶一。乾隆御筆。

鑑藏寶璽。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夫餘國傳訂訛一卷

〔本幅〕蠟牋本。縱一尺三分。橫二尺六寸三分。

行楷書。

夫餘國傳訂訛。　近閱四庫全書內元郝經續後漢書。所作夫餘國列傳。其官有馬加牛加之名。訝其誕詭不經。疑有舛誤。因命館臣覆勘。其說實本之後漢書及三國魏志。夫餘傳之文。於是歎范蔚宗陳壽之徒。不識方言。好奇逞妄。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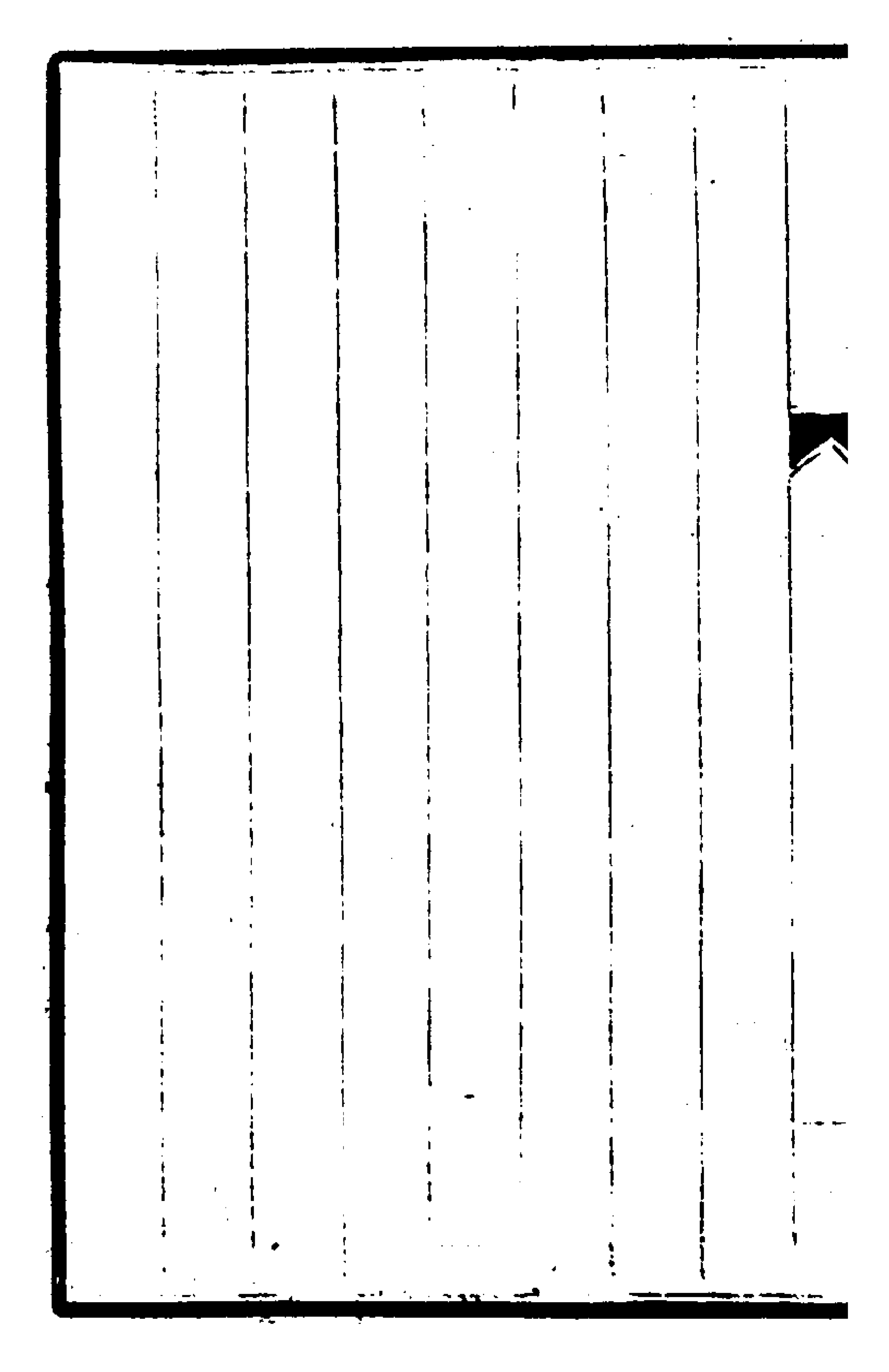
誤後人。而更惜郝經之失於裁擇也。其傳曰國以六畜名官。有馬加牛加豬加狗加諸加別主四出道。有敵諸加自戰下戶擔糧飲食之。信如其言。則所謂諸加者何所取義乎。史稱夫餘善養牲。則畜牧必蕃盛。當各有官以主之。猶今蒙古謂典羊之官曰和尼齊。和尼者羊也。典馬者曰摩哩齊。摩哩者馬也。典駝者曰特默齊。特默者駝也。皆因所牧之物以名其職。特百官中之

一二誌夫餘者。必當時有知夫餘語之人譯其司馬司牛者爲馬家牛家。遂訛爲馬加牛加。正如周禮之有羊犬犬人。漢之有狗監耳。若必以六畜名官寓相貶。則鄭子所對少皞氏鳥名官。爲鳥師而鳥名。又何以稱乎。蔚宗輩旣訛家爲加。又求其說而不得。乃強爲之辭。識不值一噱總由晉宋間人與外域道里遼阻。於一切音譯素所不通。遂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率憑耳食

為傳會。甚至借惡詞醜字以曲肆其詆毀之私可鄙孰甚。且蔚宗以附彭城王義康謀反伏誅陳壽索米為人作佳傳。其人皆不足取。其言又何足據乎。第後漢書三國志久經刊行舊文難以更易。因命於續後漢書中改加為家。並為訂其踳謬如右。　戊戌閏六月上澣。御筆。鈐寶三

乾。隆。學鏡千古。

御筆。同文正課　鈐寶下。乾隆御筆。
鑑藏寶璽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八徵耄念之
寶。雲霞思。含味經籍。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程敏政重修觀音寺記訂譌 一卷

本幅粉牋本。縱一尺四分。横二尺六寸五分。

行書。

程敏政重修觀音寺記訂譌。 朱彝尊著日下

舊聞載玉河鄉之觀音寺。所供奉觀音大士像

謂自杭州天竺寺移来。而引程敏政記以實之

然咸淳臨安志。又謂僧道元逢金難時。秘大士

於井。兵退知井所在。得像歸之。是疑案也。不可

以不穢夫大士爲佛妙觀察智豎三際橫十方無時無處不在不係乎像也故佛云以色見聲求皆屬邪道法身化身不可見報身則可見像者報身之偶託者耳既云偶託則假中之真亦不可不求其非中之是既求其非中之是則吾以爲仍在天竺者是而玉河鄉者非也何也天竺嘗四至矣大士相好究存於心且命工肖斯像二而供奉之於御園之法慧寺及玉泉山之

清涼禪窟。兹觀程敏政之記。乃若實有其事。亦不無生疑。遂命奉宸諳玉河鄉并大士像至觀之。則長短豐瘠。迥然不同天竺者。且五色裝嚴。非所謂古木本色者也。於是憬然悟程敏政之傳訛。並翻然悟道元之傳會。而天竺之大士本不即不離。無來無去。謂燕京之大士。與天竺之大士是一不可。何況云二。是則兩處之記。本出於僧人執像炫俗之見。而不明理好奇之文人

遂亦信耳食而逐影談即以彼時事蹟論之烏
珠南下欲得宋之土地耳其次欲得其貨財耳
且金與元不同元固蒙古信佛金則不然何必
遷大士至北京乎蓋兵燹之餘寺或因亂致燬
僧或隨而至北在北者欲神其說而叔寺在南
者欲復其跡而耀人以致兩地各有一大士而
豈知大士無來無去是一不可何況云二哉雖
然余茲筆之篇而訂其訛者得毋仍執一二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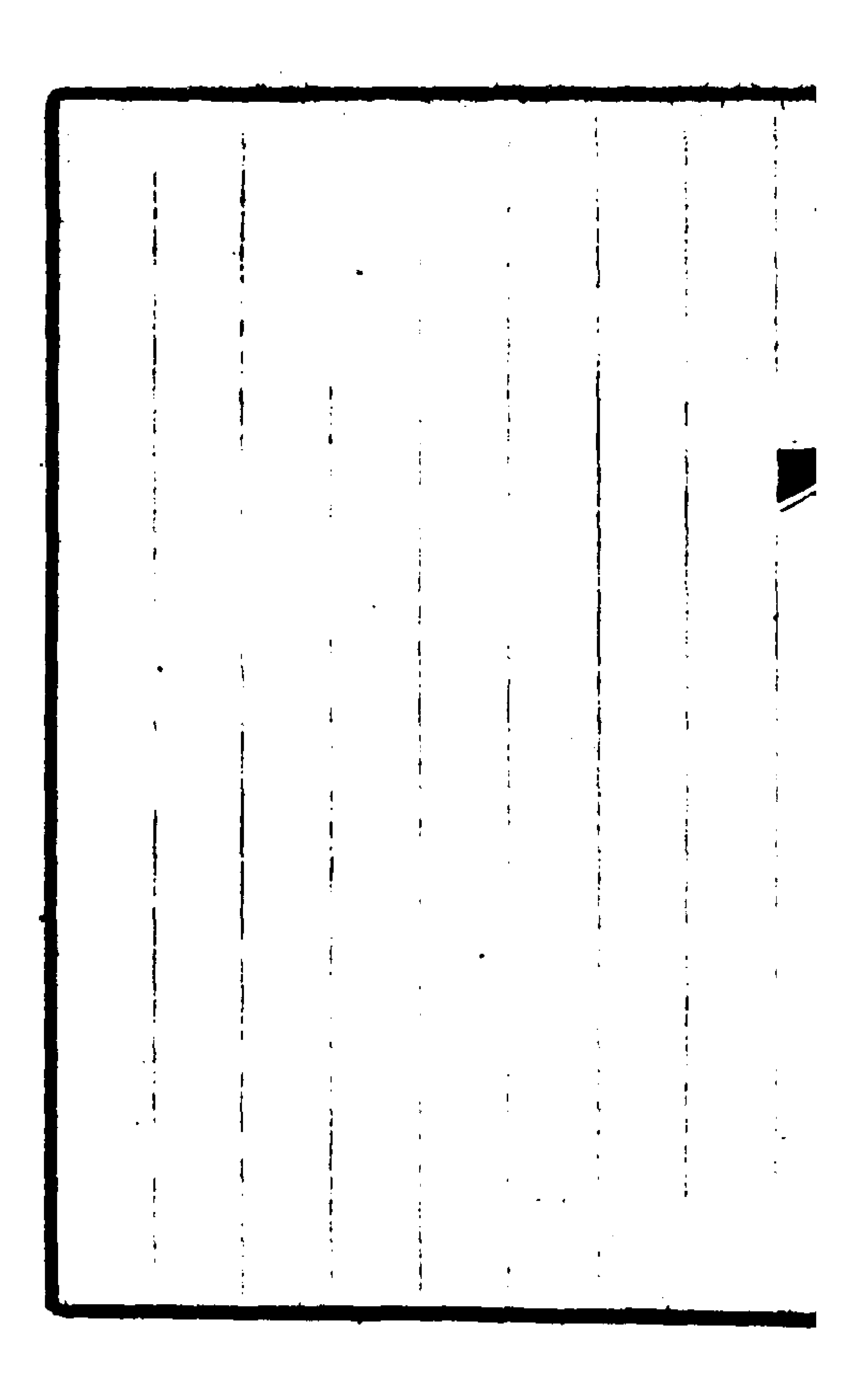
非彼此之見而違大士如如無我之本願乎哉

戊戌孟冬月下澣御筆鈐寶二乾隆學鏡千古

引首

御筆相參真妄　鈐寶一乾隆御筆

鑑藏寶璽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八徵耄念之寶吟詠春風裏落紙雲烟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倣陳栝萬年青圖一軸

本幅宣紙本。縱二尺九寸四分。橫一尺三寸。

水墨畫盆中萬年青并題

靈草恒青冬夏鮮。謂當有水注其邊。文徵畫合梓材語。惟曰保民欲萬年。　此題陳栝萬年青句。因仿其圖。并書幀端。夫青从水為清。於我國家為嘉徵吉兆。然書所云惟曰欲至於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者。可見國家祈天永命之

道惟在保民可不思乎可不慎乎戊戌嘉平長春書屋并識鈐寶五乾隆保泰意在筆先摛藻為春

鑑藏寶璽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久任詩 一卷

本幅粉牋本縱一尺六分橫二尺七寸五分

行書

久任 治官在久任內外胥重茲內欲部務練外欲民情知旋蒞而旋遷政那周詳爲名言雖如是或艱需次遲十年非太久不調已含悲用人所以難君責其何辭一利有一弊近事試言之直督方觀承與周元理胥久任弗移屬員皆隸董

未免姑息隨方以幸未露周則顯庇滋甚方觀承在直隸年久頗有言其瞻徇情面於所屬倉庫虧缺槩不察劾及濫應驛馬之事但其時並未發覺余亦不肯過事搜求今周元理于井陘縣民聚衆抗官之案止擬爲首糾民及濟惡數人重辟而於知縣周尚親短惰累民激變之事置之不問結案摺內稱其並無不合意在彌縫余初未嘗有所逆億適其案內竄逸之人在京兩次弋獲會供縣官派累各款如出一口余始疑之命尚書公阿桂福隆安往勘得實則周元理之袒護者自屬非尋常徇庇可比若復加寬宥吏治將不可問罔罷其總督之任然猶念其年老給予三品銜令在隆興大佛寺督工自效今非厚於方觀承而尚爲之恕亦非薄於周元理而嚴爲之繩並非憎惡周元理而吹求其短乃其事

已敗露寔有關于政體官方非若方觀永在任之並無犯案者可以余雖憐昔周元理亦不能廢法姑容此余辦理此事之苦衷也不得不抵罪雖情難寬斯然

更以自警在位亦久兮能無以久懈能無以熟嘻能無以恚忽能無以繁遺諸臣皆所選或亦假藉施責人忘責己詎曰公無私　己亥暮春下澣御筆　鈐寶二乾隆

引首

御筆治官內鏡　鈐寶一乾隆御筆

鑑藏寶璽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為君難跋一卷

本幅澄心堂牋本有澄心堂紙印縱一尺橫三尺二寸行書

為君難跋

予昔為創業守成難易說亦既反覆辯論難與不易之輕重懸殊不可同日而語以為岑文本之言非是而定之曰開創不易守成難矣此非在守成言守成蓋實有見其難也茲特引伸觸類敬述勤政殿後楣

皇考御書爲君難之義而爲之跋曰大哉
王言示大清億萬斯年
家法大訓歟夫爲君難之言孔子道人之言耳而吾
直以爲
皇考之言者何蓋耕當問僕織當問婢豈不以習焉
安焉不見異物而遷之謂乎且孔子非爲君者
也其云難亦不過思其理而度其勢究未身歷
其境而心親其勞也

皇考秉內聖之姿行外王之道質諸心得驗以躬行

故取孔子之言而銘之梠楣所以

自警也所以訓予小子也所以詔世世孫曹常凛此

志以逞

天庥而基命宥密永永無極也是故言政莫備於尚

書而言難亦權輿於尚書放勳重華一再曰欽

引而未發至於大禹祇承于帝首曰后克艱厥

后艱者難也承於帝舜者舜實承於帝堯也惟

帝其難之則益深切著明言之矣無輕民事惟
難伊尹之申誥也先知稼穡之艱難周公之作
訓也五十八篇之中其於
天命民碞之可畏暑雨祁寒之宜思誨之諄諄三致
意焉甄古今之得失綜政典之治亂無知難而
不興之世亦無不知難而不亡之朝然而知難
非空言知其難而已其必勅命謹幾明德修身
以立其本懲忿窒欲親賢遠佞以正其施凛凛

焉惴惴焉以謹對越而培永圖予故曰大哉
王言示大清億萬斯年
家法大訓也或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孔子之言也今
獨舉其一豈股肱交儆之義哉予曰向不云乎
難與不易輕重懸殊不可同日而語則為臣之
不易吾將俟為臣者自言其不易可耳未若為
君之難也且也當其不易者恒多語有之衆擎
易舉則不易者亦將成易而當其難者一人而

已。嗚呼豈不甚難。 己亥小春養心殿御筆。鈐

寶三。几席有餘香。乾隆。

引首

御筆。 理原守位。 鈐寶一。乾隆宸翰

鑑藏寶璽。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八徵耄念之

寶。觀書為樂。至味寓淡泊。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龍井八詠一卷

本幅蠟牋本縱一尺五分橫二尺七寸五分

行書

龍井八詠　不過原來有溪在過而弗覺並溪無前三三後三三者應笑今朝又過吾過溪亭

泉能為滌心為所心所泉能兩孰真欲起辯材作轉語滌之一字屬何因滌心沼

雲依石則石為主石似雲斯雲作賓箇裏由來無定法打成

一片是何人。（一片雲）

横嶺中分南北雲簣當夾路翠氤氳。經過不覺衣裳濕清藹猶從天半開（風篁嶺）

述古何須稱辯材笠菴聊爾與徘徊天圓為覆地方載。試問誰能出此哉。（方圓菴）

亂實淙淙出石罅。石欄圍處作天池。適來谷口看飛瀑誰識源從脚底斯。（龍泓澗）

傑立昂然似偉人。運来閑說力由神東坡被服夫子者不語可曾此辨真。（神運）不

層臺廻據最高峯十五年重此

蹟蹤。依舊青山綠水裏。去來今者覓何從。翠峯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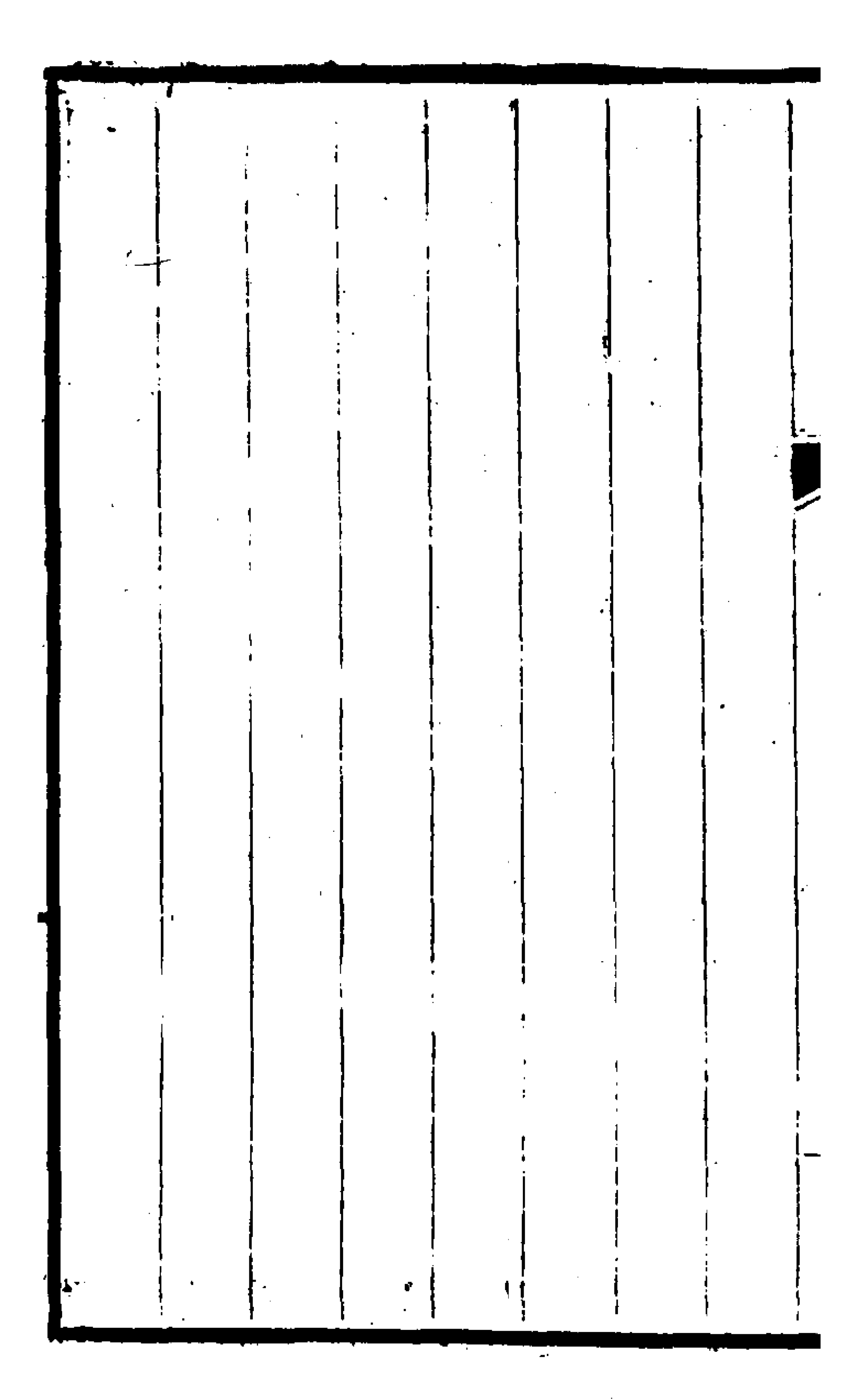
庚子暮春上澣。御筆。鈐寶二。古稀天子之寶

猶日孜孜。

引首

御筆。會心三過。鈐寶一。乾隆宸翰。

鑑藏寶璽。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重修正定隆興大佛寺記一卷

本幅粉牋本縱一尺四分橫二尺七寸八分

行書

重修正定隆興大佛寺記　世間一切具體相者有成必有壞有新必有故自金身以至衆生概不出此然而成其壞則壞為成新其故則故為新所謂如來能轉物衆生被物轉是則重修建立之義所由起而常樂我淨之真身本不繫

於成壞新故幻為之體相也正定隆興大佛寺
始自隋開皇間至於今蓋千一百餘年其間成
壞新故不可屈指數紀其近者則自康熙癸未
皇祖聖祖仁皇帝重修之後逮茲又七十餘年矣日
月推遷風雨剝落有所不免地方大吏屢以請
且庚子歲為朕七旬初度之年於是命吏發帑
一律普新之沿其漏者正其向阽其危者煥其
觀無勞百姓不日而成越明年辛丑命行春而

落成之。並攜章嘉國師行慶讚禮西天震旦二萬里而遙茲古寺之重新得真僧之宣教斯誠調御慧力不期而然如來轉物豈不信乎。所謂常樂我淨之真身不繫於成壞新故幻為之體相益可以明其理而以重修建立為功德者實是不知第一義諦者矣是為記。乾隆辛丑仲春之月下澣御筆鈐寶二古稀天子之寶猶日孜孜

引首

御筆。光相常新。鈐寳一。乾隆宸翰

鑑藏寳璽。石渠寳笈所藏。

御筆改教詩 一卷

本幅宋牋本縱九寸五分橫一尺八寸六分

行書

弗勝民社任正途倒設教內卿外方伯課吏率同調予亦不能違捨此無他道然予更思之頗覺殊緩要道德齊以禮聖訓如日照政刑民苟免安能致熙皞德禮在明經王道無近效則令之所為重吏輕學校然其龍鍾輩難免虐無告

彼方隱其歲自以為年少設彼更致問觀人戒取貌何知我不能亦乏語而報詩識用人難兼因以自誚　聖人言治先德禮而後政刑令因縣令不勝民社改教雖一時調劑如此然治體之本末輕重失之遠矣因賦改教一首書以洌石須中外俾各督撫等董率所屬勉求德化仍時懷懋德毋以此為是或庶幾耳辛丑暮春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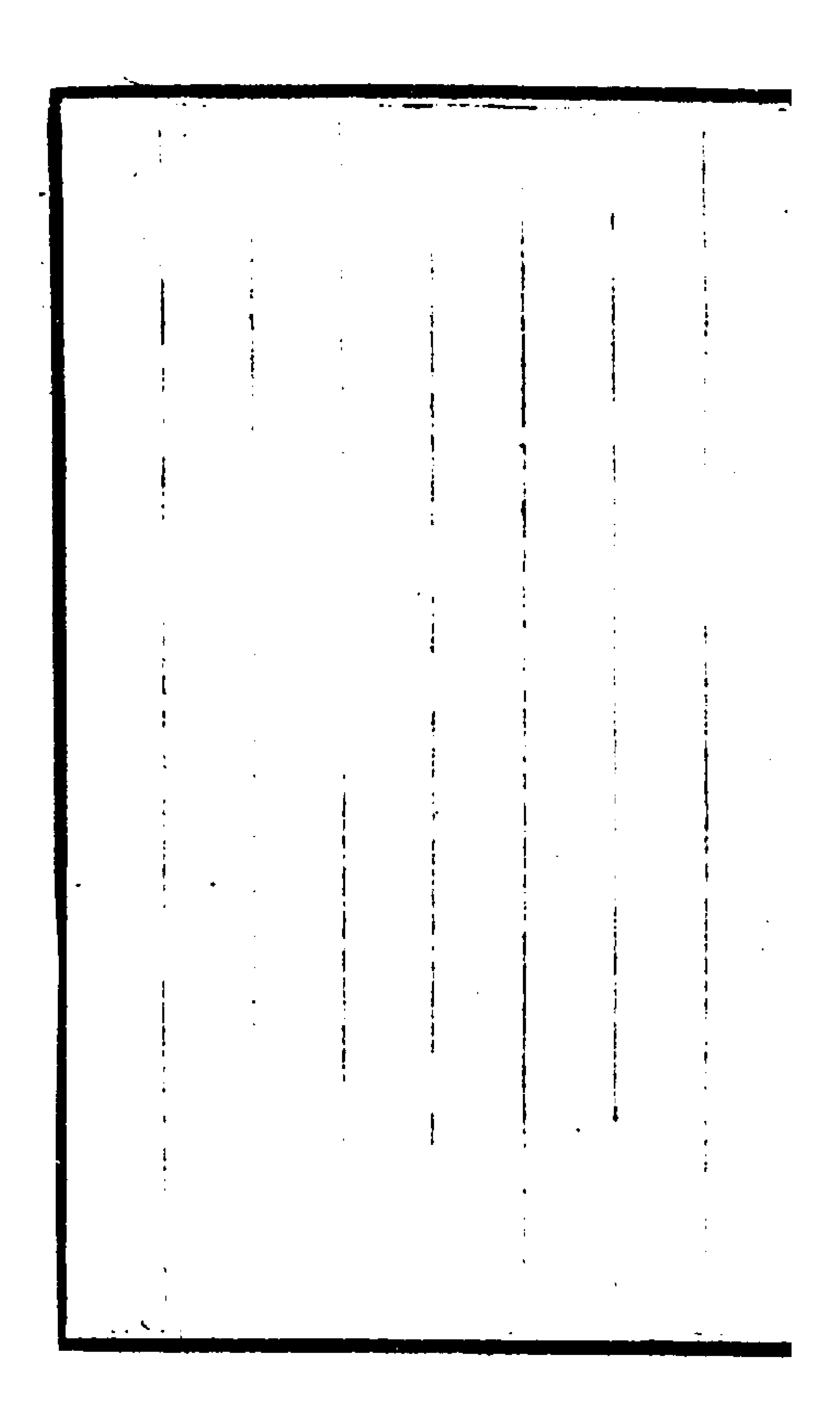
上澣行營御筆鈐寶二古稀天子之寶猶日孜

跋

引首

御筆緬訓因林　鈐寶一乾隆宸翰

鑑藏寶璽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古希詩 一卷

本幅蠟牋本。縱一尺一寸，橫二尺八寸。行書

古希。古希希聖未從心，負扆遑云久莅臨。惟是惕乾勵朝夕，戒其玩愒度光陰。龍乘不息法一健，象譯由來通六音。國語自幼習之，六歲習漢書，乾隆八年始習蒙古語，二十五年平回部遂習回語，四十一年平兩金川，方習番語，昨四十五年因班禪來謁，兼習唐古忒語。今蒙古及回語已精通，其番語及唐古忒語亦能解名物器數，而尚未純熟，未能言達事之始末，然並國語及漢文則已通六處語音矣。使自八年弗習此四處語，則至今尚藉

人通譯不能盡悉其情而亦無過虛度此

數十年可見諸凡不可自畫而佛勤學也憂樂

紛哉向何託積成三萬首餘吟　辛丑暮春月

中澣御筆鈐寶三三希堂古稀天子之寶猶日

孜孜

引首

御筆　詠勁法健　鈐寶一乾隆宸翰

鑑藏寶璽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八徵耄念之

寶寓意於物即事多所欣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彈汗行　一卷

本幅粉牋本縱八寸橫二尺八寸行書

彈汗行　路經彈汗州因作彈汗行自昔蒙古長原有汗之稱長城以北東西亙各據部落雄相爭文皇欲彈壓若輩邊州因以此額沙巖城而何四夷君長上尊號既笑卻之後乃賜書四夷遂用可汗名彈汗行慢言唐事試言我皇清四十九旗為舊隸久去汗號惟以王公帶礪百

世榮四喀爾喀實從附仍其汗號乃我

皇祖沛恩宏朕雖不德定準部亦存其汗號都爾伯

特至今世祿其孫曾其餘自作孽覆祀非我黷

武逞嘉兵最後土爾扈特自歸順仍其汗號無

庸更彈汗行何須彈壓惟屢懷柔情各部入覲

循茲以入京億萬斯年受恩保土與國享昇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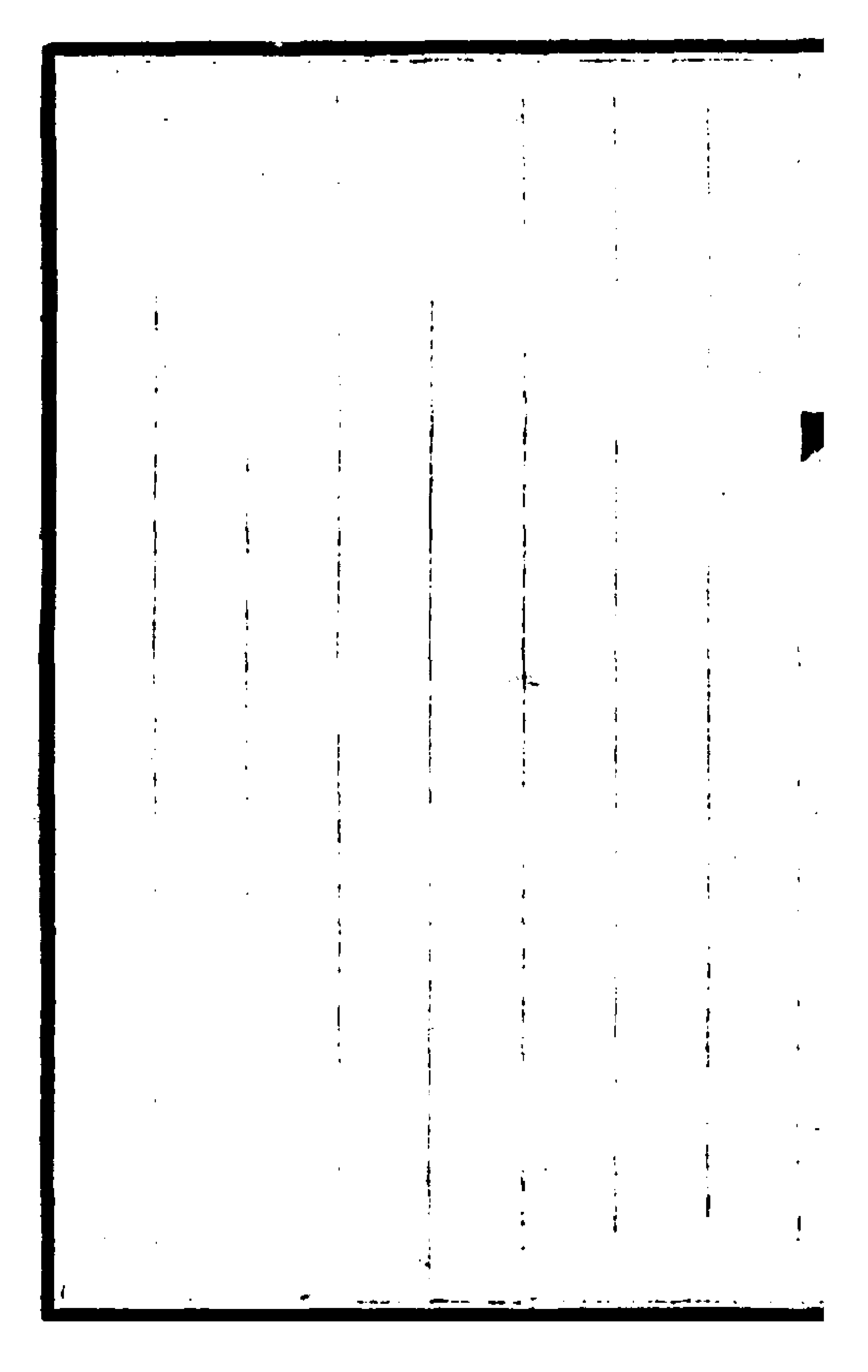
辛丑閏夏之月上澣御筆鈐寶二古稀天子

之寶猶日孜孜

引首

御筆　軼唐紀盛　鈐寶一　乾隆御筆

鑑藏寶璽　古希天子　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　八徵耄念之寶　遂初堂　神情契太古筆端造化　化工四氣爲全施　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憶舊詩 一卷

〔本幅〕粉箋本。縱八寸。橫二尺八寸。行書。

憶舊。 適作彈汗行。因之憶舊事。舊事曰惟平準部。視其部落置汗四。都爾伯特始終順至今奕葉受恩賜。綽羅斯部及輝特實叛逆殲無遺類。其中畧涉疑似者。曰沙克都爾曼濟。諸厄魯特作亂時。彼原携衆向內避。遊牧巴爾坤左近。以示其心無異志。其時雅爾哈善者。叅贊駐彼

董厥事。乃稱曼濟懷狡謀。率兵夜襲秉其寐耄

耋齯齔不一留。水為之赤地為瘞。爾時奏到事

已成。厄魯罪盈亦自致、其後命雅爾哈善庫車

進兵平回地。乃以失律正軍法、至今思之

天道示。項羽阬降二十萬、此其十分之三及火炎崑

岡玉石焚。亂僕佚德戒天吏。用人之失吾豈辭、

吁嗟用兵誠可畏。 辛丑閏夏之月上澣。御筆

鈐寶二。古稱天子之寶、猶日孜孜、

恩之所也。適作書堂於清舒山館之左。即以此題額

而為記。以闡

皇祖之義曰。帝王之學。與佔畢書生有不同。則所戒

亦當各異。未定方剛之戒。茲不復論。茲所戒者。

嘗在得矣。而得豈與庶人同乎。欲得賢才而用

之。此可戒乎。欲得億萬年永承

天眷。此可戒乎。欲得寰宇安寧。萬姓樂業。此可戒乎。

欲得五風十雨。屢綏豐稔。此可戒乎。若夫欲得

貲財為瓊林大盈金花內帑之私則是窃內補創自速其亡之舉古有明戒而戒及此其亦小矣因敬思

皇祖所云戒得者其在擴土兼遠之為乎擴土兼遠之不已必有窮兵黷武之事哉

皇祖雖征朔漠復衛藏非窮兵也不得已也予小子

欽承

先志亦既平伊犁定回部靖金川擴土不為不遐兼

遠不為不備然非敢恃兵之強將之畧而窮黷
以逞己之欲亦惟是不得已而用之耳幸蒙
天助諸事順成今則壽登七旬亦既老矣尚何所不
足敢弗以
皇祖之戒為戒乎如是則先儒所謂志氣血氣胥不
外一理然此理實非佔畢儒生所得同而或有
合於我
仁祖垂示萬禩之義乎

戒得堂後記

戒得之義於前記言之宜無不盡茲後記何爲而作也曰前記之義蓋言其欲得茲後記之義乃言其已得欲得者有形得與失任彼其過小已得者無形得與失任已其過大茲後記之戒所以不可不謹不可不作也夫已得則有形而吾謂之無形且曰任已而其過大者何試以吾之所得者言之平伊犁定回部靖金川不爲不遐不爲不備是皆有形者然而

消息盈虛之理。滿損謙益之機。伏於無形。苟有或渝。復隍隨之。故戊寅之歲。作勒銘伊犁之碑於凡栽培傾覆之道。屯種萬里外。非討之得。三致意焉。至自今亦廿餘年矣。荷

天之寵。疆宇日以安。耕闢日以廣。方敢言有形之得而吾心之慄慄危懼於無形。以戒夫或有所失而不能保其得全之意。豈謂此一記。遂足以息吾肩而卸吾責哉。亦惟日慎一日。以待吾歸政

之日而已爾。辛丑孟秋月朔。御筆。鈐寶二。古稀天子之寶。猶日孜孜。

引首

御筆。申訓持盈。鈐寶一。古稀天子之寶。

鑑藏寶璽古希天子。八徵耄念之寶。用筆在心。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言志詩 一卷

（本幅）金粟牋本。縱八寸。橫二尺。行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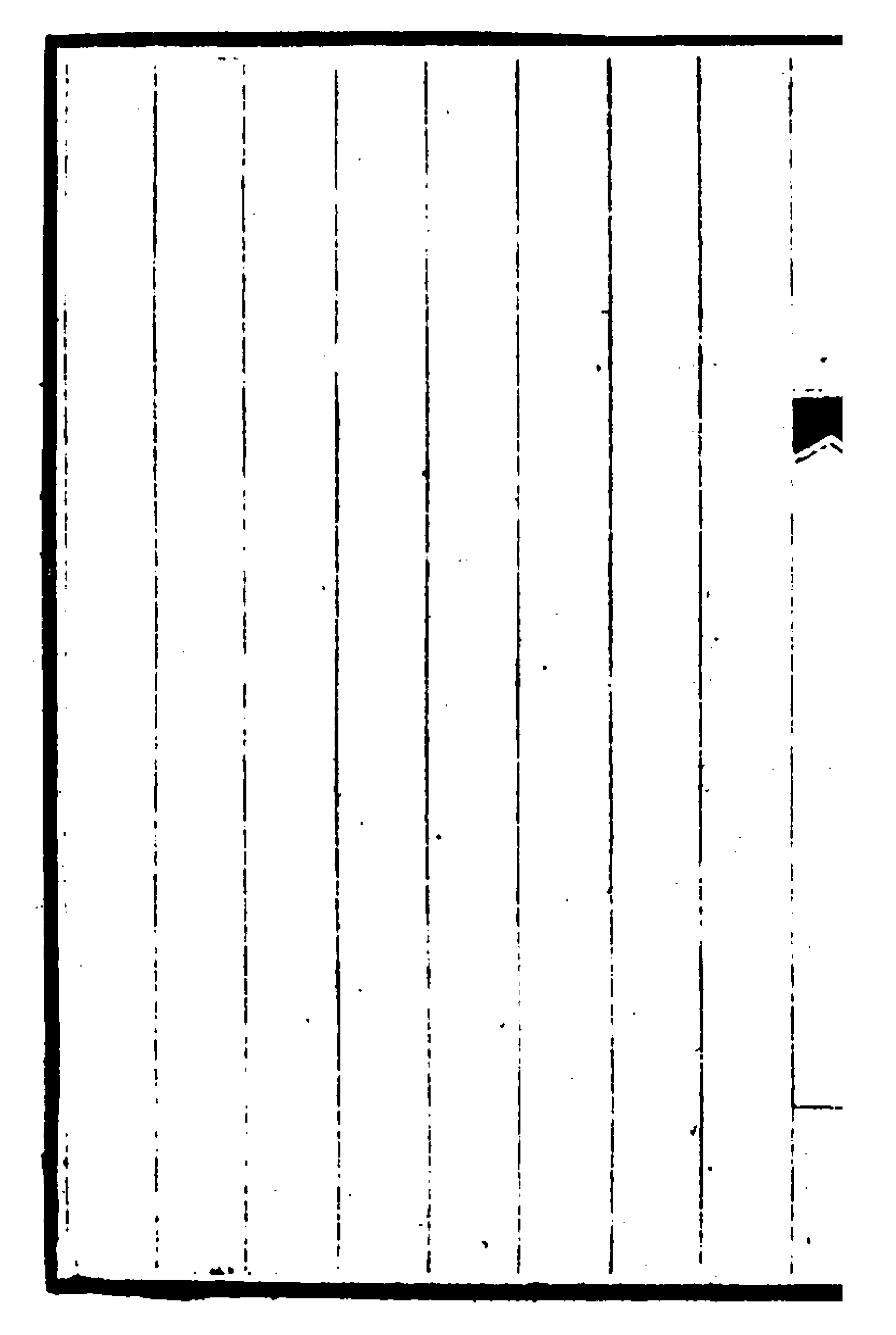
言志。 甘省捐監壽始自王亶望。木偶視督臣一氣通下上。定議收本色。貯倉資賑救。墨吏妝折色。欲壑饕無量。報部仍本色。公然行詐誑。何能終久瞞。水落石出狀。利令其智昏。抑亦良心喪。此而逭抵法。弊吏將何尚。冒賑兼剝民。自取罪應償。然予慮因咽廢食。益非當。明道語再哉

讜言恒所仰寧受百人欺好賢心莫曠吾以用
之賑寧濫毋遺宕誠恐覬覦者謂吾新賑餉巧
吏何弗為卹民事胥忘弊不可不懲即此恐詒
譏吾如有所吝全蠲賦三載萬民被豈虛萬世
傳寧妄是用布赤心言志期共諒嗟予為君難
展轉增惆悵　辛丑孟秋之月下澣御筆鈐寶
二古稀天子之寶猶日孜孜

引首

御筆。砥康廣澤。鈐寶一。乾隆御筆。

鑑藏寶璽古希天子。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八徵耄念之寶。遂初堂。神情契太古。筆花春雨妙意寫清快。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知過論 一卷

本幅粉箋本。縱九寸五分。橫三尺四寸。行書

知過論 予去歲為古稀說。歷數古來秕政之過。曰強藩。曰外患。曰權臣。曰外戚。曰女謁。曰宦寺。曰奸臣。曰佞倖。而幸今都無其事。非驕也。蓋紀其實。且以自勵也。然則予遂無過乎。曰有。為何過。曰為興工作。蓋予承國家百年熙和之會。且繼勝朝二百餘年廢弛之後。不可無繳飾壯

萬國之觀瞻四十餘年之間次第興舉內若壇廟宮殿京城皇城禁城溝渠河道以及部院衙署莫不為之葺其壞新其舊外若海塘河工城郭堤堰莫不為之修其廢舉其湮是皆有關國政則胥用正帑物給價工給值而弗興徭役加賦稅以病民他若內而西苑南苑暢春園圓明園以及清漪靜明靜宜三園又因預為菟裘之願而重新寧壽宮別創長春園外而

盛京之屬城。示棻其額。
永陵
福陵
昭陵
陪都宮殿。胥肯構以輪奐。又
景陵
泰陵往來之行宮。以及熱河往來之行宮。避暑山莊
盤山之靜寄山莊。更因祝

釐而有普陀宗乘之廟延班禪而有須彌福壽之廟以至溥寧普樂安遠諸寺無不因平定準夷示興黃教以次而建是皆弗用正帑惟以關稅盈餘及內帑節省者物給價工給值更弗興徭役加賦稅以病民夫弗興徭役加賦稅則雖有工作閭閻本不知而物給價工給值貧者且受其利是實我朝之善政

家法是以各省偶遇水旱辛興工作有以工代賑之

請而内之司園囿工程者且或以其年無工作
為苦如是則所為與工作者為無過矣而予引
以為過者蓋心有所縈繫必有所踈忽得毋縈
繫於小而或有踈忽於大者乎夫小者遊目賞
心是也大者敬
天勤民是也予雖不敏實不敢因其小者廢其大是
以向偶遊萬壽山諸處率過而弗留尹繼善遂
有馳驛觀山之語予不惟不責且笑而肯之實

護我心也。若夫時巡所經，各督撫每繕行宮以備駐憩，雖云出自捐養廉資商力，然爭奇較勝，予不為之喜，且飭諭之，究其致如此者，過應歸於予。謂之無過，實自欺也。夫不知過，其失猶小；過而弗改，又從而為之辭，是文過也，其失大。既知過矣，欲改矣，如向所云者，繼自今予惟視其不可已者，仍酌行之，其介於可已不可已之間者，率已之而已耳。乾隆辛丑仲秋月，御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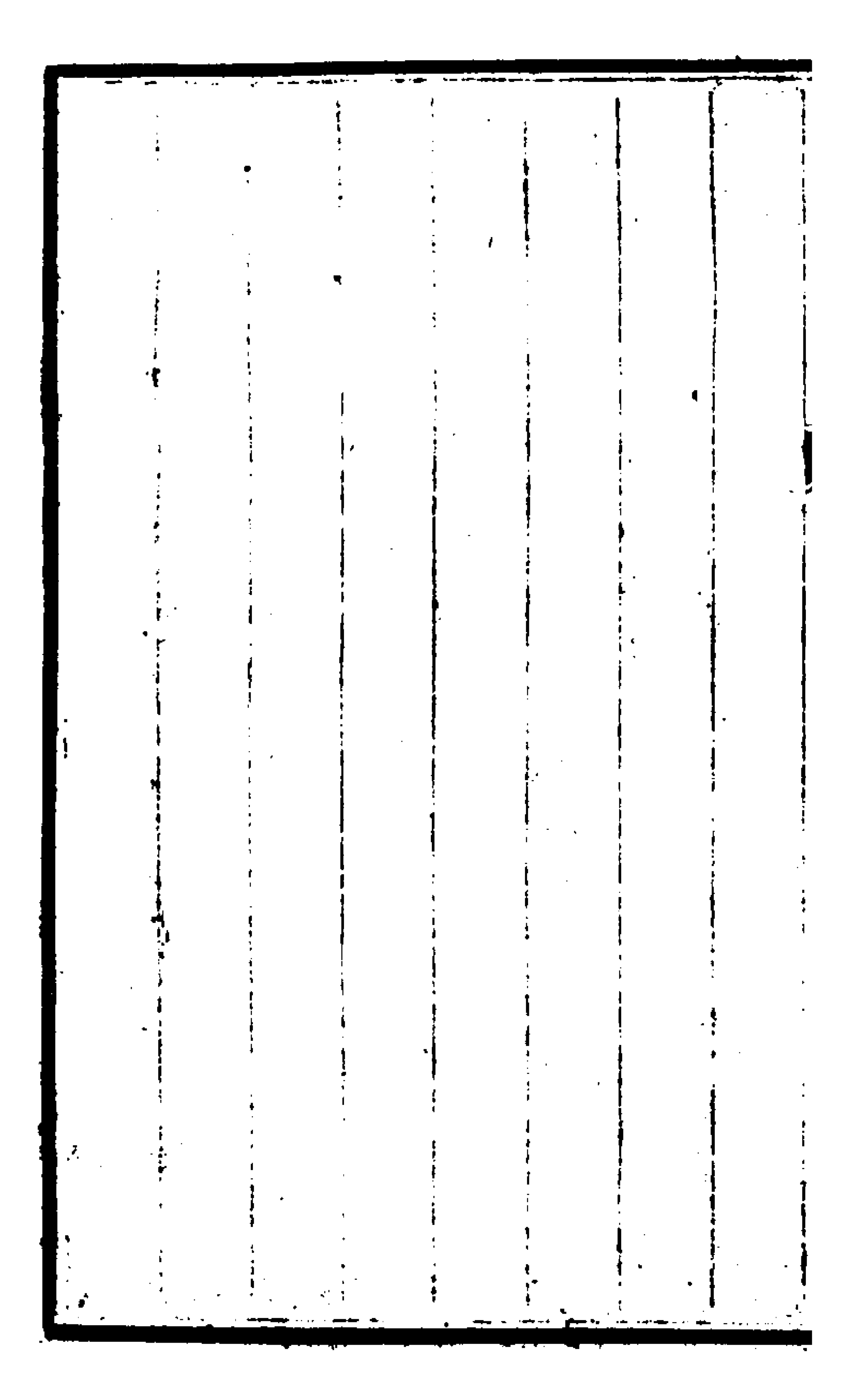
寶三。古稀天子之寶。猶日孜孜。凡厤有餘者

引首

御筆。誠申覲我。鈐寶一。古希天子

鑑藏寶璽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八徵耄念之

寶。用筆在心。寓意於物。樂壽堂。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倣趙孟頫汀草文鴛一軸

本幅宣紙本。縱二尺二寸五分橫一尺一寸

水墨畫草坡雙鴛并題

飛潛胥各樂生生。汀草雙棲具逸情。波面鯉魚

風欲起。漪波寫照瀲光晶。辛丑長至月中澣。

偶倣孟頫此圖。即用丁酉題圖韻成什書之幀

首。並附前作於左。渥窪興來偶寫生。全從隸

法表神情。文鴛樂意相關處。隱寓其居是水晶

御筆。鈐寶五。古稀天子之寶。猶日孜孜。意在

筆先。摛藻為春。深心託毫素。

鑑藏寶璽。古希天子。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八

徵耄念之寶。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命皇子等編輯明臣奏議諭 一卷

本幅蠟牋本。縱一尺一寸三分。橫二尺八寸八分。行書。

命皇子等編輯明臣奏議論。 歷代名臣奏疏。向有流傳選刻之本。四庫全書內。亦經館臣編次進呈。其中危言讜論。關係前代得失者。固可援為法戒。因思勝國去今尤近。三百年中。藎臣傑士。風節偉著者。實不乏人。跡其規陳治亂。抗

疏批鱗。當亦不亞漢唐宋元諸臣。而奏疏未有
專本。使當年繩愆糾謬忠君愛國之忱後世無
由想見。誠闕典也。即或其人品誼未醇而其言
一襄。陳一弊。切中利病。有裨時政者亦不可以
人廢言。至神宗以後諸臣奏疏。內有因遼瀋用
兵。涉及本朝之處。彼時主闇政昏太阿倒置。閹
人竊柄。權倖滿朝。以致舉措失當賞罰不明。其
君綴旒於上。竟置國是若罔聞。遂至流寇四起。

兵潰餉絕種種秕政指不勝數若楊漣左光斗熊廷弼諸人或折衝疆場或正色立朝俱能慷慨建議剴切敷陳設明之君果能採而用之猶不致敗亡若是之極其事距今百十餘年殷鑑不遠尤當引為炯戒則諸人奏疏不可不亟為輯錄也除明史本傳外所有入四庫全書諸人文集均當廣為蒐採裒集成編即有違礙字句祇須略為節潤仍將全文錄入不可刪改此事

關係明季之所以亡。與我朝之所以興。敬怠之
分。
天人之際。不可不深思遠慮。觸目警心。著派諸皇子
同總師傅蔡新等為總裁。其皇孫皇曾孫之師
傅翰林等。即著為纂修校錄。陸續進呈。候朕親
裁。書成後。即交武英殿刊刻。仍抄入四庫全書。
將此旨冠於簡端。所有前派紀昀等選出神宗
以後各奏疏。即著歸入此書。按其朝代。一體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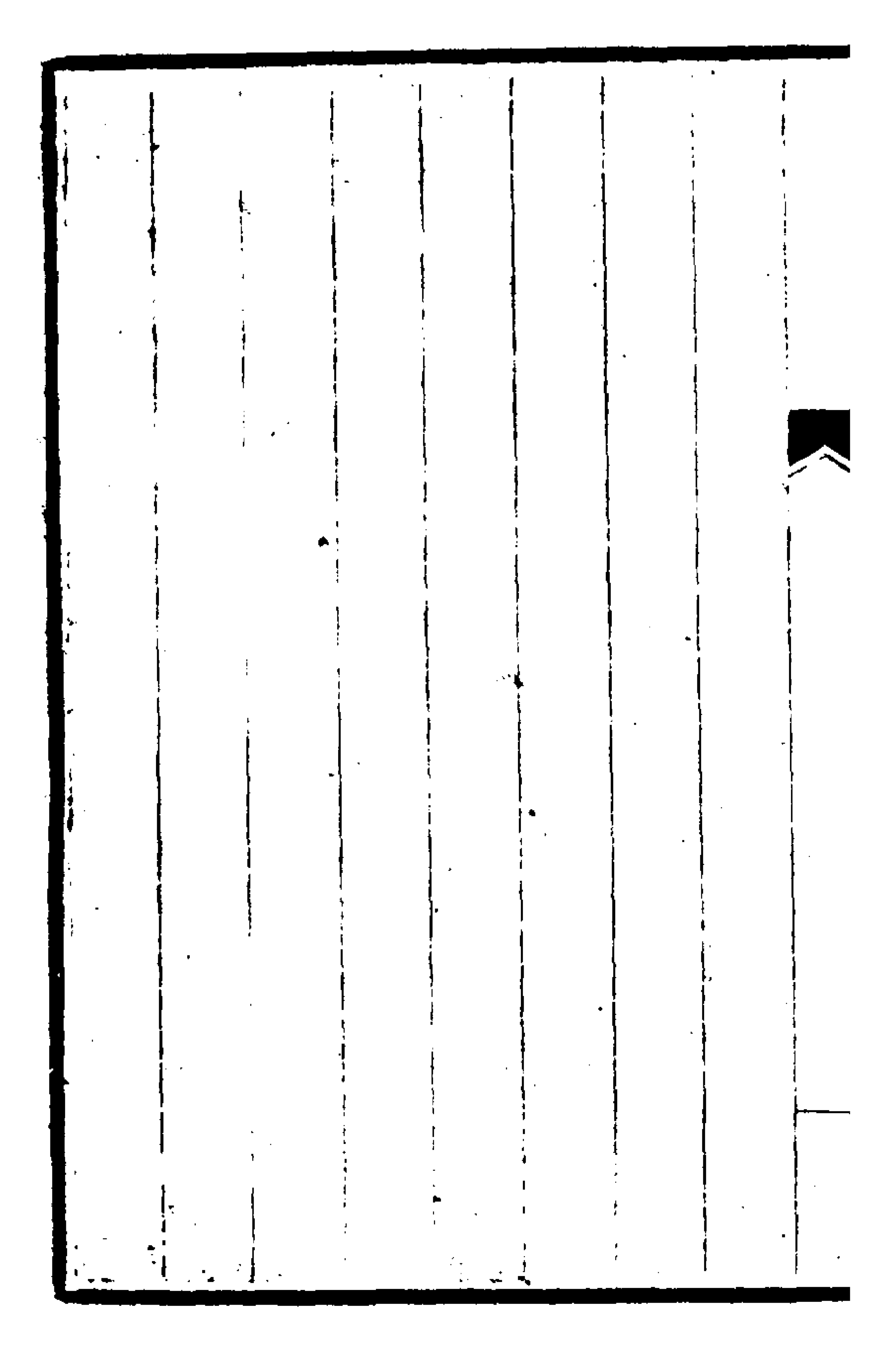
纂特諭。乾隆辛丑長至日御筆。鈐寶三。三希

堂。古稀天子之寶。猶日孜孜。

引首

御筆。鑑前哀識。鈐寶一。乾隆御筆。

鑑藏寶璽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畫慈柏一軸

本幅宣德牋本縱三尺四寸五分橫一尺二寸五分墨筆畫甆盆中柏同根數十幹行書

御製慈柏諸詩

慈竹向曾圖慈柏圖茲始東坡所𥘉見不可無言紀山僧巧種植於恒未睹此百柯共一根榔嶷蔈張如龍尾舒霞似鳳翼縹陡思前所吟即令無用矣而僧頗炫奇自謂勝常耳爭能

郭橐駝減價柏樹子　壬寅暮春遊田盤東竺庵寺僧於盆中植此柏未之前見也憶向曾倣沈周慈竹圖因以慈柏名之並倣沈法寫生題句迴蹕展閱沈圖相證復成一絶並書於此鈐寶三學鏡千古古稀天子之寶猶日孜孜

盤山慈竹倣沈法茲展沈圖知倣王愈遠愈非且休論幻稱竹柏底稱常按慈竹見益部方物畧記慈柏則予所名也鈐寶二乾隆

竹無百歲枝，柏有千年調，法竹偶其沈，圖柏實
我來，雲棧歷嵫釐。竺宇面前造。慈柏置精室，依
然老而少，氣象既古穆，風度復窈窕，譬彼十八
公。幻作童年貌，可擬崆峒訪，直欲淇澳傲，迴蹕
展圖看，更當參點到。 乙巳季春駐田盤遊東
竺庵，詠慈柏一首，歸書幀中。御筆在覽並上 鈐寶二，
古稀天子之寶，猶日孜孜。

〔玉池〕

御製詩

慈柏昔曾圖慈柏今重見披斯遺直風如會故人面慈慈標生意簇簇挺貞幹竹惟沈周獨松許韋偃慣慈柏鮮前聞寫生予豈慢竺菴得所托慧月法雲伴吟成擲筆去恐柏笑吾戀 丁未暮春駐田盤題東竺菴慈柏作仍書幀中御筆鈐寶二古稀天子之寶猶日孜孜

右方嵌金粟牋

御製詩

松以千年稱柏以萬年稱是柏久於松禹植古曾耀茲則以慈名古也重無少鬱葱韋枝擢盤屈一本抱偶撫米芾帖甲松乙柏誚凌霄不自立柏見吐子效柏豈有是哉顛語真堪笑 己酉季春月御題鈐寶二古希天子猶日孜孜

左立嵌金粟箋

御製詩

慈竹為圖仿王沈。慈柏為圖自我始。然而竹曾
未之見。柏之真面原在此。圖每攜來對柏觀鏡
中影像無此彼。却憶慈竹粘
壽康悵然春秋閱一紀　辛亥季春之月。御題鈐寶
二。八徵耄念自彊不息
鑑藏寶璽古希天子。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壽
八徵耄念之寶。天地為師落紙雲烟。新藻發春
研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書歐陽修瀧岡阡表後一卷

〔本幅〕宋牋本。縱九寸二分。橫二尺八寸。行書。

書歐陽修瀧岡阡表後。唐宋以來阡表不可屈指數。而必以歐陽修此篇為巨擘。朱子常心服之。豈不以情致悱惻。一唱三歎。達所不能達之隱。言雖盡猶有不盡之意乎。酷吏羅織但知求其死而不求其生。泯良害理者固不必論至讀是文者。率以修父哀矜庶獄以致有後報為

美而未深思修所謂求之而得與求之不得而無恨之義爲知一而未知其二也蓋歐陽修常闢唐太宗之縱囚是非徒尚寬者也夫不察理而徒求其生遇一切獄皆不聽其所生者多矣而民不知畏法將有白晝持刃殺人者則所謂生之者即殺之者也抱薪救火被害必衆辟以止辟之謂何惟設三章以不煩秉一公而詳酌其生乎其死乎皆彼有以自取而無所容心於

閒。或者刑不濫而法不弛。是蓋修之所以表其父。而訓世以弼教之意乎。設曰修父尚寬而得後報。則是積冥福修陰德為佛家之言。修母婦人之仁。或出於此。而修必不出於此也。向評文醇畧及於此。引而未發。茲因閱秋審冊。遂更闡其義而書之。雖然。不能脩德化俗。使民不犯法而惟於其已犯法中。求其一綫之可生。斯亦末矣。抑亦愧不可當矣。

壬寅九秋中澣。御筆。

寶三。奉三無私。古希天子之寶。猶日孜孜。

引首

御筆。義闡咸中。鈐寶一。乾隆御筆。

鑒藏寶璽。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命館臣入吳三桂擒桂王由榔諭 一卷

[本幅]宋牋本。縱九寸一分。橫二尺五寸。行書

命館臣入吳三桂擒桂王由榔諭。通鑑輯覽附錄之載唐王桂王。所以匹於宋之帝昺帝昰。以示萬世之實錄也。館臣以吳三桂為叛臣。不書其擒桂王由榔事。而以屬之愛星阿。夫愛星阿固為定西將軍領兵。而三桂彼時實為平西大將軍。且必應殄滅由榔。三患二難之議。發自

三桂。即後之進兵緬甸。敺李定國、降白文選、皆出自三桂之籌畫、其功固不可泯也。然其諸籌畫。豈實為我國家哉。彼時伊已具欲據滇黔而有之之心、由榔定國文選而在、伊豈能據之哉。蓋自古權奸。無時無之、亦無地無之、三桂之必欲滅由榔。實猶近日之阿睦爾撒納之必欲滅達瓦齊。達瓦齊而在。阿睦爾撒納必不能據準噶爾。則彼之為我宣力。皆所以自為也。今昔

相形三桂之奸計畢露又何不可功則功之而罪則罪之乎其依國史三桂傳盡載其入緬事莫刪昔許子將之相曹操兩言撮其要而操亦喜適所舉二人頗甚類之亦在用之而已矣又在先覺之俾毋出我範圍而已矣　壬寅孟冬月御筆鈐寶二古稀天子之寶猶日孜孜

引首

御筆鑒心存是鈐寶一乾隆御筆

鑑藏寶璽古希天子。八徵耄念之寶尋沿書屋乾
隆宸翰圖書必有源、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命皇子及軍機大臣訂正通鑑綱目續編諭

一卷

本幅宋麻紙本。縱九寸二分。橫二尺八寸。行書。

命皇子及軍機大臣訂正通鑑綱目續編諭

朕披閱

御批通鑑綱目續編內周禮發明張時泰廣義於遼金元事。多有議論偏謬。及肆行詆毀者通鑑一

書。關係前代治亂興衰之迹。至綱目祖述麟經筆削維嚴。為萬世公道所在。不可稍涉偏私。試問孔子春秋內。有一語如發明廣義之肆口嫚罵所云乎。向命儒臣編纂通鑑輯覽。其中書法體例。有關大一統之義者。均經朕親加訂正。頒示天下。如內中國而外夷狄。此作史之常例。顧以中國之人。載中國之事。若司馬光朱子義例森嚴。亦不過欲辨明正統。未有肆行嫚罵者。朕

於通鑑輯覽內。存宗　年號。且將唐王桂王事蹟附錄於後。又諭存楊維楨正統辨。使天下後世曉然於春秋之義。實為大公至正。無一毫偏倚之見。至於東夷西戎。南蠻北狄。因地而名。與江南河北山左關右何異。孟子云舜為東夷之人。文王為西夷之人。此無可諱亦不必諱。但以中外過為軒輊。逞其一偏之見。妄肆譏訕。毋論桀犬之吠。固屬無當。即區別統系。昭示來許。亦

並不在乎此也。況前史載南北朝相稱互行詆毀。此皆當日各為其主。或故為此訕笑之詞、至史筆係千秋論定。豈可騁私臆而廢公道乎。夫歷代興亡。前鑒不遠、人主之道惟在敬

天勤民。兢兢業業、以綿億萬載之丕基。所謂

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誠不在乎區區口舌之爭。若主中國而不能守。如宋徽欽之稱臣稱姪於金、以致陵夷南渡、不久宗社為墟、即使史

官記載曲為掩飾。亦何補耶所有通鑑綱目續

編一書。其遼金元三朝人名地名本應按照新

定正史。一體更正。至發明廣義內。三朝時事。不

可更易外。其議論詆毀之處。著交諸皇子及軍

機大臣量為刪潤。以符孔子春秋體例仍令粘

簽進呈。候朕閱定並將此諭冠之編首。交武英

殿照改本更正後發交直省督撫各一部。令各

照本抽改。將此通諭中外知之特諭。壬寅仲

冬月上澣御筆鈐寳二古稀天子之寳猶日孜

孜

引首

御筆　羲東麟筆　鈐寳一乾隆御筆

鑒藏寳璽古希天子八徵耄念之寳尋沿書屋乾

隆宸翰圖書必有源石渠寳笈所藏

御筆通鑑綱目續編內發明廣義題辭 一卷

（本幅）宋牋本。縱九寸一分，橫四尺。行書。

通鑑綱目續編內發明廣義題辭。甚矣周禮等發明廣義之為誣而謬也。大一統而斥偏安，內中華而外夷狄。此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是故夷狄而中華，則中華之；中華而夷狄，則夷狄之。此亦春秋之法，司馬光朱子所為亟亟也。茲發明廣義，乃專以貴中華賤夷狄為事。責中

華賤夷狄猶可也。至於吹毛求疵。顛倒是非。則不可。而矢口謾罵。誣白為黑。又豈溫良君子之所為哉。嘗考遼金元三朝。惟金世宗元世祖二帝最為賢明。史冊具在。美不勝書。而廣義則曰世宗固一世之賢君。雖中華令主何以過之。然羣臣不能將順其美。以底大順。要亦天厭其德故使之有君無臣。僅成一代之小康耳。夫賢如金世宗。而又責其無臣。且謂天厭厥德。金世宗

有何德之可厭。豈非中外之見。介蔕於胸腹。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乎。又如金禁女真人學南人衣飾一條。金主謂從官曰。女真舊風最為純直。汝等當習學之不可忘。此正敦尚節儉。率由舊章。發明乃云用夏變夷。固為美事。奚必禁而絕之。特書曰禁。深貶之也。夫以遵舊制不忘本者而貶之。尤為拘迂紕繆。且自古變祖宗之章服制度者。不數世而國勢衰弱。元魏遼元已事

可鑒。彰彰甚明。秉筆者獨不觀前史之事乎。最其甚者。蒙古額呼布格。自歸於上都。蒙古主釋不治。其黨布拉噶等伏誅一事。額呼布格世祖介弟也。受命鎮和林。乃敢搆逆興兵。僭稱尊號。其罪可勝誅乎。元世祖以諸王乃太祖之裔。不忍加戮。惟誅布拉噶等。此世祖之大度。曲貸其死。可謂韙矣。乃發明謂世祖致令其弟僭立和林。則所以處之未盡其道。布格之悖。未如象之

頑而世祖處弟之友豈不有愧於舜乎云云其言尤爲背謬夫象之傲不過不順於家所爲鬩墻之釁耳額呼布格則儼然稱帝謀危社稷也其罪之輕重大小不待智者明之而猶謂不如象之頑乎益不然矣且春秋之義善善欲長從未有以堯舜責人者若象於舜升庸之後如額呼布格之所爲舜亦未必復封之有庳而乃以此責元世祖非惟不公且不明矣又如書太子

珍戩卒一條下載中庶子巴拜。以其子阿巴齊入見。諭之以毋讀蒙古書。須習漢人文字。初閱之以為太子珍戩。令人毋讀蒙古書。是忘本矣。因重檢閱元史本傳。則云中庶子巴拜。以其子阿巴齊入見。諭令入學。巴拜即令其子入蒙古學。逾年又見太子。問讀何書。其子以蒙古書對。太子曰。我命汝學漢人文字耳云云。蓋珍戩之意。以蒙古人習蒙古書。自其家傳舊學。如今滿

洲人之於清文。童而習之。不須入學始能也。命
學漢人文字。則欲其兼通經史。知古今事耳。乃
綱目刪改本文。且云諭之以毋讀蒙古書。則是
豪釐千里。而使後之讀綱目者。竟以珍戲為忘
本。有是理乎。總之是書之成。乃成化時商輅等
修輯。其後周禮續為發明。張時泰又續為廣義
附刻於後。吹毛求疵。顛倒是非。甚至矢口謾罵。
誣白為黑。其所關於世道人心甚大。昨既命皇

子及軍機大臣量為刪去其破口者以符孔子春秋之義茲復舉其尤紕繆者數端用作題識仍錄是書卷端以存是非曲直之公以昭天命人心之正俾覽古者得以折衷焉雖然千萬年後寧無如周禮輩其人者之顛倒是非誣白為黑者乎吾於是知懼矣然而悠悠之口其亦不必懼而已矣　壬寅長至月中澣御筆鈐寶三體仁古稀天子之寶猶日孜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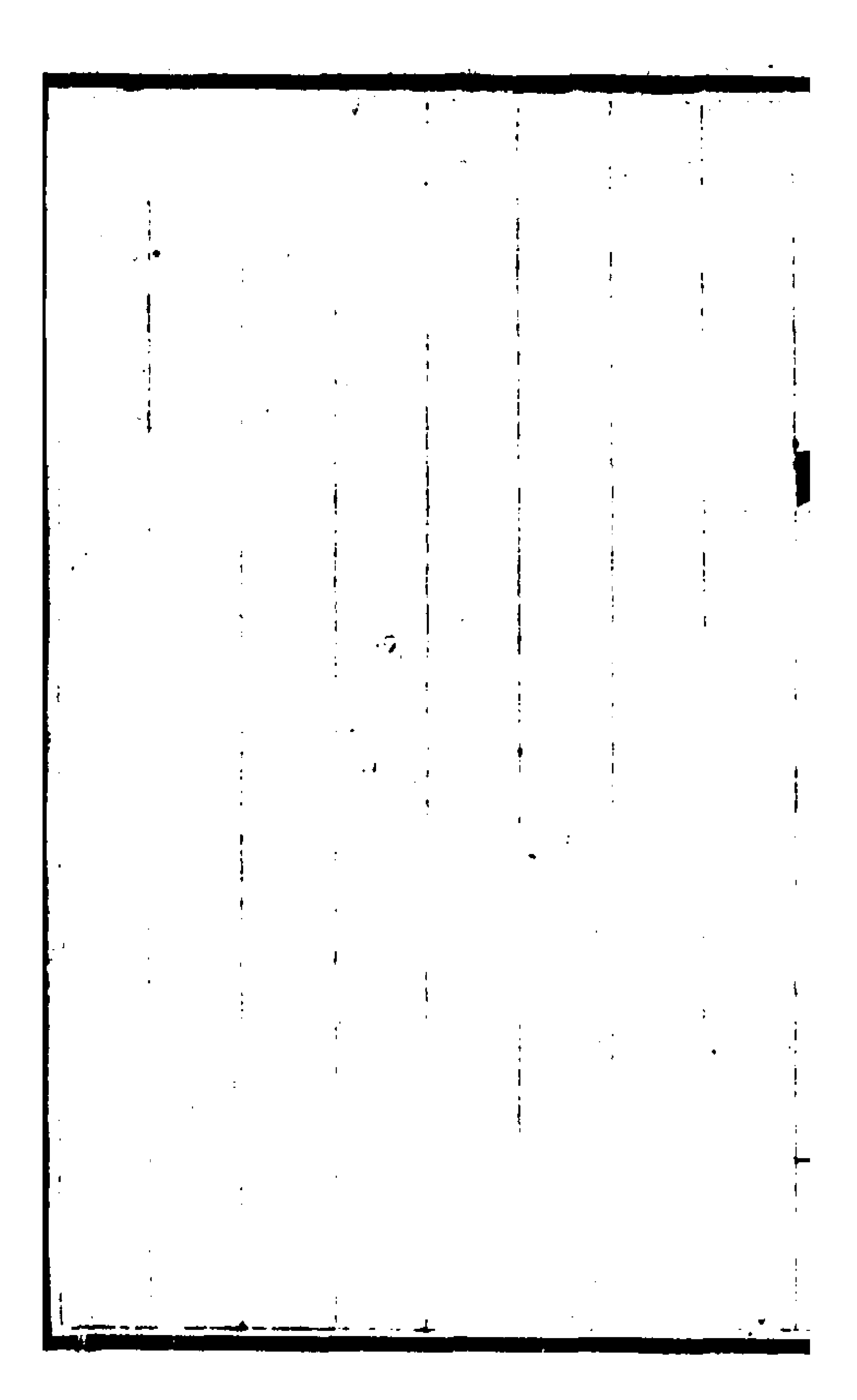
引首

御筆。闡誣昭信　鈐寶一。乾隆御筆。

鑑藏寶璽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八徵耄念之寶。寧壽堂寶。卍有同春。用筆在心。妙意寫清快

秀色入窗處。聚盆在廣求。追琢其章。石渠寶笈

所藏。



御筆艮嶽三丈石闢辭 一卷

本幅白麻紙本。縱九寸。橫一尺四寸。行書

艮嶽三丈石闢辭。 錢塘吳焯撰南宋雜事詩

稱艮嶽有三丈石。謂出艮嶽記。是誑也。非實也。

凡有形者有成必有壞。具知識者其壞速。無知

識者其壞遲。而各於其類中。又有遲速之異焉。

蟪蛄不知春秋。鯤化為鵬。背幾千里。具知識者

其壞之異遲速也。朝菌不知晦朔。大椿以八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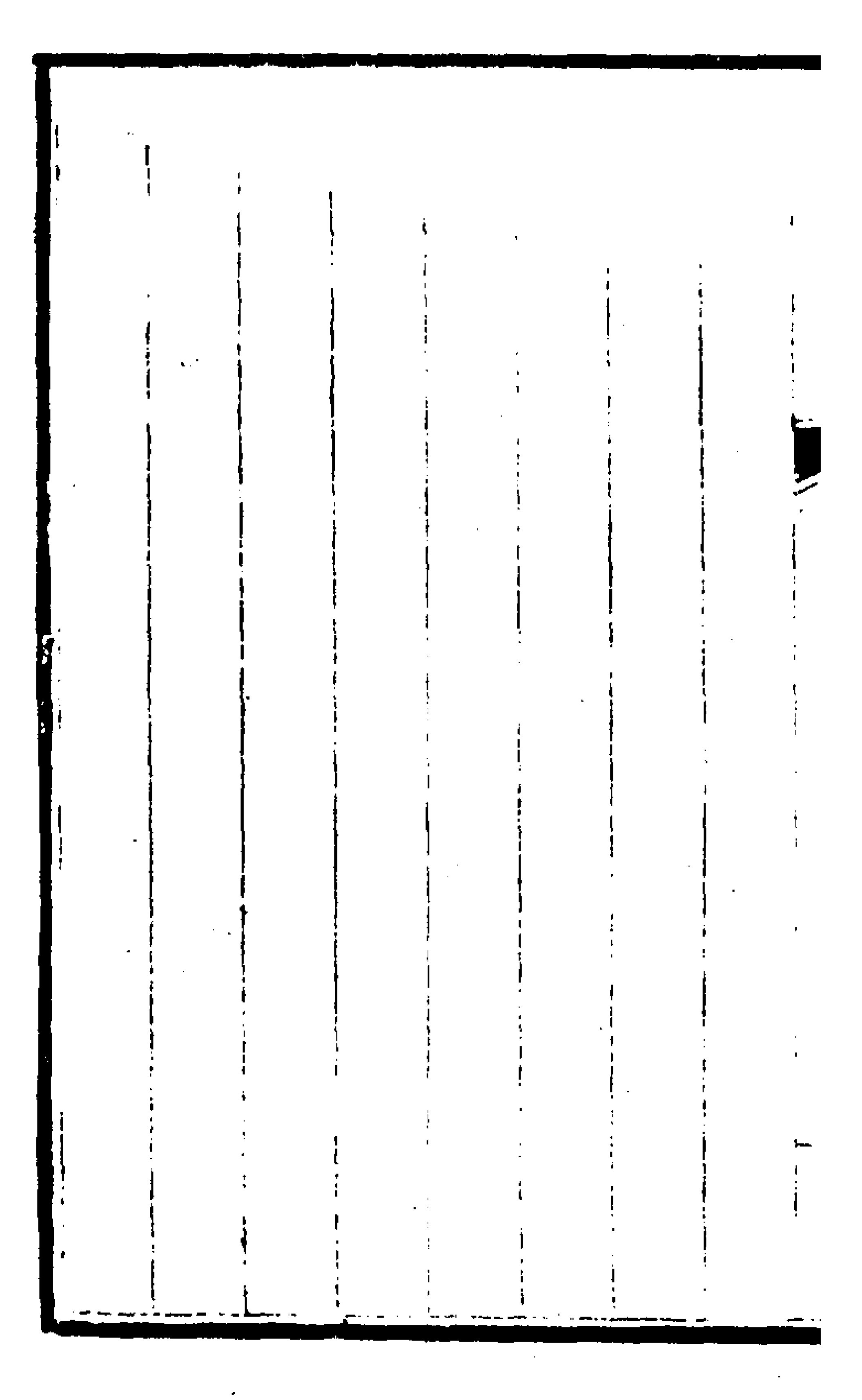
歲為春秋無知識者其壞之異遲速也若夫石其亦無知識之類耶宣和去今不過七百餘年縱遭兵燹石不至壞也庚午巡豫曽至艮嶽荒涼之墟未見所謂三丈之石也日下舊聞明宣宗廣寒殿記稱金破開封輦艮嶽石至燕京為萬歲山即今之白塔山亦並無所謂三丈石也夫石之較木其壽長焉縱日炙風吹寖以剥落亦當不讓大椿八千歲之春秋明矣而今無焉

則是石果飛而去無何有之鄉乎。夫予弗謂石不壞。而謂石之壞必不若是其速。則吳焯之言誠誑也。非實也　癸卯新正月下澣御筆。鈐寶三。古稀天子之寶。猶日孜孜。妙意寫清快

引首

御筆。　雲根斥誕。　鈐寶一。乾隆御筆。

鑑藏寶璽。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精神一律　一軸

〔本幅〕蠟牋本。縱三尺五寸。橫一尺五寸五分。行書。

精神自信尚如常。筋力微嫌遜昔強。雖曰氣之率者志。敢圖逸以懈其忙。宵衣旰食身逢偶。夕惕朝乾心勗長。一紀佇將歸政後。餘年或可樂時光。精神一首。癸卯仲春月上澣。御筆。鈐寶二。古稀天子之寶。猶日孜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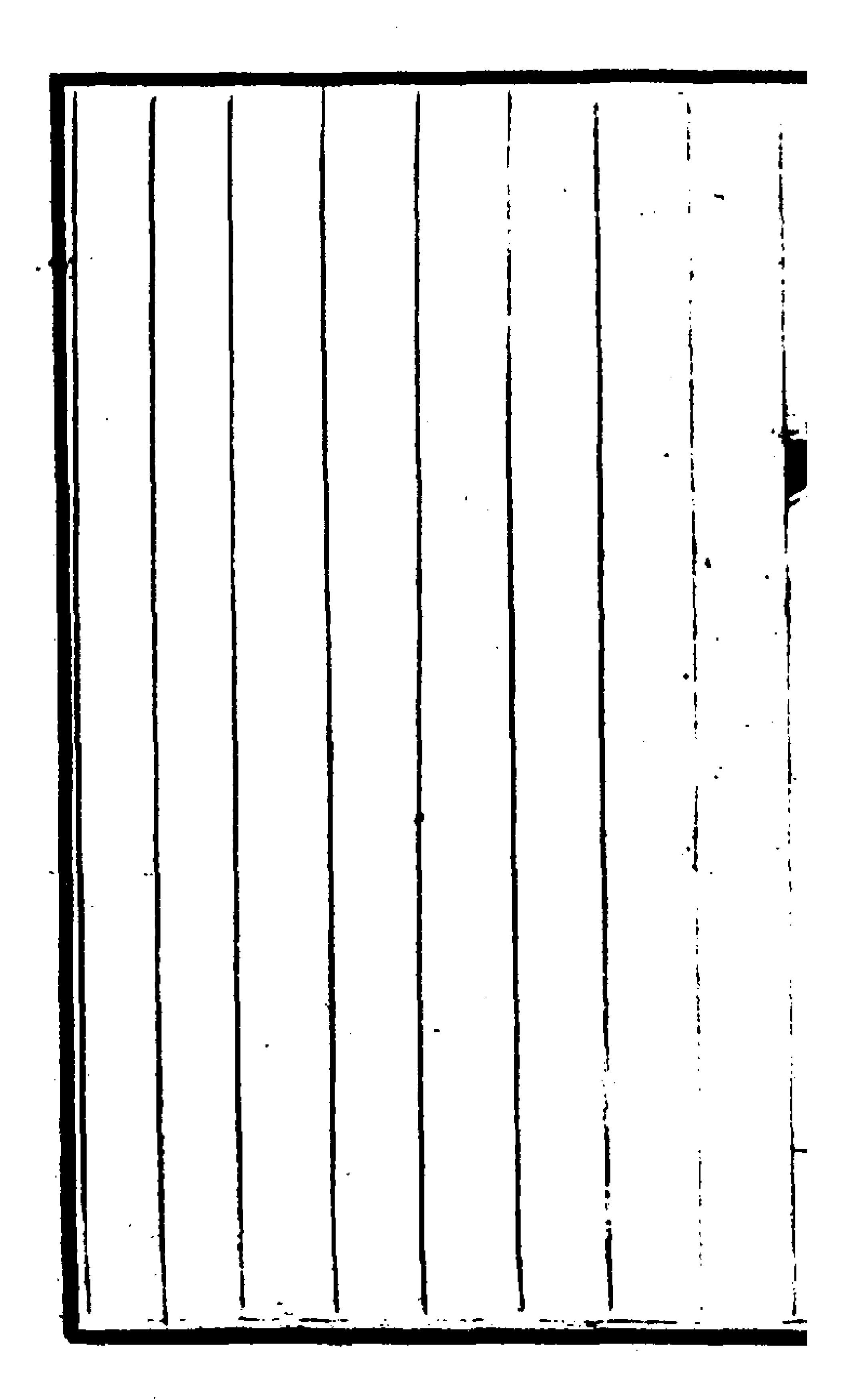
鑑藏寶璽八徵耄念之寶。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畫雲山烟靄　一軸

本幅宣德牋本縱三尺四寸。橫一尺五寸。水墨畫烟樹村居。雲山數疊。并題

底論房山及米顛。興来隨意埽雲烟。端倪處以靜為用。規矩外由天與然　癸卯暮春偶寫并題。鈐寶二。乾隆

鑒藏寶璽古希天子。八徵耄念之寶。意在筆先。陶冶賴詩篇。烟雲無盡藏。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大學士阿桂等奏報黃河漫口合龍大溜全入新河紀事十二韻詩一卷

本幅宋牋本。縱九寸二分。橫四尺二寸。行書

大學士阿桂等奏報黃河漫口合龍。大溜全入新河。紀事十二韻。

曲家樓屢變無已事更張。因取元臣策。仍教衆議詳。先是曲家樓漫口。屢經堵築。工敗垂成。不得已降旨詢問大學士阿桂等。履勘上游南岸地勢。為改弦更張之計。隨據覆奏。請於青龍岡迤上。自蘭陽至商邱。添築大堤一道。開挑引河。俾正河大溜。導歸故道等語。勅大學士九卿等

詳議僉同。因降旨允行。自西向東。放棄北取南。良導判新渠下。宣餘百里強。阿桂等所請建堤。自蘭陽三堡至商邱七堡一帶南堤外。另行添築長隄。內就沿隄形勢開引河。計長一百七十里。渠成之後。自西向東開放。導入新渠。棄北取南。實亦無可如何之計也。助夫實弗允。開渠築隄需用人夫實多韓鑠。富勒渾等。泥於上年白露前竣工之奏。屢請於直隸山東鄰省撥助夫役。以期大工速竣。余以鄰省助夫非便。屢經降旨訓諭。停止派撥。詳見昨秋助夫詩。寬限俾休忙。定以桃花汛。爰成竹箭祥。昨秋降旨停止鄰省助夫。寬限至今春桃汛以前開放引河。俾豫省夫役。可以從容集事。會清迅達海。堵舊屹如牆。

豫省築堤開挑引河工竣於今春正月復命大學士阿桂前往督同開放茲據奏報三月初二日開放新河奔騰擊溜初四日寅刻即入江南碭山縣境十三日辰刻掛纜斷流至十四日辰刻金門一帶俱已閉氣并據江南河督栗報初九日戌刻水勢已到清黃交滙處所滙清入海一舉蔵工實荷天佑神助云

雖曰村田占仍將河地償

善後事宜最要者南岸築堤開渠所有占用民地首應撥給其北岸河身涸出可墾地畝飭令阿桂等官為丈量按照頃畝撥給俾小民得及時趕種夏禾如有撥剩餘地並令召佃收租以備河工公用

蒙庥新觀宇善後飭堤防

此次河工合龍全賴河神默佑據阿桂等奏請將蘭陽

北岸雍正六年奉　勅所建惠安觀鴉工重
修以肅觀瞻而昭妥侑因允所請並親書祠額
御製紀事詩發往懸掛刊刻用酬　靈貺其餘
一切善後隄防事宜命阿桂次第籌辦妥協再
赴東省並傳諭明興即將運河兩岸纖道趕緊
興修以便漕艘遄行又諭薩載相度沛縣地勢
於高阜處所移建該縣城垣俾災黎永資安堵
所有在事諸臣耕理得宜阿桂李奉翰何裕城
李世傑俱交部議叙其在工出力
之文武各員並令查明一併議叙
嗟我民穡困
仍加月賑長前經降旨將山東之兗曹二府及濟寧所屬又江南之淮安徐沛等處被水最重處所常予賑恤俟涸口合龍後再行停止令思該處地畝甫經涸出即行停賑窮民覓食尚艱因再加恩展賑至六月停止
涸區課耕種之種上聲借資

穜東省金鄉魚臺一帶涸出地畝恐於水災黎無力耕種並令明興查勘確實酌借耔種俾得及時播種咸慶秋成以期仰副盡此心思到仰酬上蒼眷佑

天眷慶。癸卯季春之月中澣御筆鈐寶三古稀天子之寶猶日孜孜游六藝圃。

引首

御筆。尊利豕麻。鈐寶一古希天子

鑑藏寶璽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八徵耄念之寶樂壽堂惟善為寶謙養用敬追琢其章中和

成性存存齋暇臨池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命館臣編輯河源紀略諭一卷

〔本幅〕宋牋本。縱九寸四分。横六尺九寸二分。行書。

命館臣編輯河源紀略諭。今年春間因豫省青龍岡漫口合龍未就。遣大學士阿桂之子乾清門侍衛阿彌達。前往青海。務窮河源。告祭河神。事竣復命。並據按定南針。繪圖具說呈覽。據奏星宿海西南。有一河名阿勒坦郭勒。蒙古語

阿勒坦即黄金。郭勒即河也。此河實係黄河上源。其水色黄。迴旋三百餘里。穿入星宿海自此合流至貴德堡。水色全黄。始名黄河。又阿勒坦郭勒之西。有巨石高數丈。名阿勒坦噶達素齊老。蒙古語噶達素。北極星也。齊老石也。其崖壁黄赤色。壁上為天池。池中流泉噴涌。釃為百道。皆作金色。入阿勒坦郭勒。則真黄河之上源也。其所奏河源。頗為明晰。從前康熙四十三年。

皇祖命侍衛拉錫等往窮河源其時伊等但窮至星
宿海即指為河源自彼回程復奏而未窮至阿
勒坦郭勒之黄水尤未窮至阿勒坦噶達素齊
老之真源是以
皇祖所降諭旨并
幾暇格物論星宿海一條亦但就拉錫等所奏以鄂
敦他臘為河源也今既考詢明確較前更加詳
晰因賦河源詩一篇敘述原委又因漢書河出

崑崙之語。考之於今。崑崙當在回部中。回部諸水皆東注蒲昌海。即鹽澤也。鹽澤之水入地伏流。至青海始出。而大河之水獨黃。非崑崙之水伏地至此出而挾星宿海諸水為河瀆而何濟水三伏三見。此亦一證。因於河源詩後。復加案語為之決疑。傳正嗣檢閱宋史河渠志。有云河繞崑崙之南。折而東。復繞崑崙之北諸語。夫崑崙大山也。河安能繞其南又繞其北。此不待辨

而知其訛且昆侖在回部。離此萬里誰能移此為青海之河源。既又細閱康熙年間拉錫所眞圖。於貴德之西。有三支河。名昆都倫乃悟昆都倫者。蒙古語謂橫也。橫即支河之謂。此元時舊名。謂有三橫河入於河。蓋蒙古以橫為昆都倫即回部所謂昆侖山者。亦係橫嶺。而修書者不解其故。遂牽青海之昆都倫河為回部之昆侖山耳。既解其疑。不可不詳誌。因復著讀宋史河

渠志一篇。茲更檢元史地理志。有河源附録一巻。内稱漢使張騫道西域。見二水交流。發葱嶺。滙鹽澤。伏流千里。至積石而再出。其所言與朕蒲昌海即鹽澤之水。入地伏流意頗合。可見古人考證。已有先得我心者。按史記大宛傳云。于闐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河注中國。漢書西域傳于闐國條下。所引亦同。而說未詳盡。張騫

既至蒲昌海則或越過星宿海直至回部地方或回至星宿海而未尋至阿勒坦郭勒等處當日還奏必有奏牘或繪圖陳獻而司馬遷班固紀載弗為備詳始末僅以數語了事致後人無從考證此作史者之畧也然則武帝紀所云昆侖為河源本不誤特未詳伏流而出青海之阿勒坦噶達素而經星宿海為河源耳至元世祖時遣使窮河源亦但言至青海之星宿海見有

泉百餘泓便指為河源而不言其上有阿勒坦噶達素之黃水又上有蒲昌海之伏流則仍屬得半而止朕從前為熱河考即言河源自蔥嶺以東之和闐葉爾羌諸水瀦為蒲昌海即鹽澤蒙古語謂之羅布淖爾伏流地中復出為星宿海云云今覆閱史記漢書所紀河源為之究極原委則張騫所窮正與今所考訂相合又豈可沒其探本討源之實乎所有兩漢迄今自正史

以及各家河源辨証諸書。允宜通行校閱。訂是
正訛。編輯河源紀略一書。著四庫館總裁督同
總纂等悉心纂辦。將御製河源詩文冠於卷端。
凡蒙古地名人名。譯對漢音者。均照改定正史。
詳晰校正無訛。頒布刊刻。並錄入四庫全書。以
昭傳信。特諭 癸卯仲夏。御筆。鈐寶三。几席有
餘香。古稀天子之寶。猶日孜孜。

御筆。勒編傳信。鈐寶一古希天子。

鑒藏寶璽信天主人。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八

徵耄念之寶。愛竹學心虛。卍有同春中和。半榻

琴書寓意於物。衆花勝處松千尺。潑墨。墨雲齊

物。追琢其章體仁。研露取益在廣求。秀色入窗

虛信天主人。石渠寶笈所藏。

本幅宋牋本。縱九寸四分。橫二尺八寸五分。

行書。

讀宋史河渠志　予既問之往祭河源之侍衛阿彌達。明悉河源在星宿海之西。亦既系之詩而按以語矣。因取宋史河渠志觀之。宋史元托克托等所修也。以蒙古人言蒙古地名。尚有蹤外失真者。則以蒙古人不深明漢文。宜其音韻

弗合。名不正而言不順。以致紀載失實也。其所譯哈喇海齊必勒呼蘭伊拉齊之類。皆不合今蒙古語。非不合也。蒙古語猶是。其音譯漢文則差也。兹姑弗論。獨所稱繞昆侖之南。折而東人云復繞昆侖之北。自貴德西寧之後云云。貴德即元之貴德州。而今之河州之地也。西寧則仍西寧。此其間焉有所謂昆侖者乎。夫昆侖自在回部。離此將萬里。誰能移於此為河源細究其

義。蓋修河渠志者。或曾讀漢書武帝紀。因牽强

為之辭。不知以訛傳訛。益增人不信耳。既又細

閱康熙年間喇錫所具圖。於貴德之西。有三支

河。其名昆都倫。乃恍然大悟。昆都倫者蒙古語

謂横也。横即支河之謂。此蓋元時之舊名。謂有

三横河入於河。而修書者不解其故。遂闌入回

部之昆侖山。以證漢武之事耳。然蒙古謂山横

者曰昆都倫。或者張騫曾到回部之昆都倫。以

及蒲昌鹽澤謂為河源。則是與予所云。不約而同。而要之究未明其入地伏流為星宿海上之河源也。既解其疑。不可以不詳誌如是則陶淵明所謂不求甚解者。為可行乎為不可行乎

癸卯仲夏。御筆。鈐寶三學鏡千古。古稀天子之寶。猶日孜孜。

引首

御筆。訂訛探本。鈐寶一。古希天子。

鑑藏寶璽信天主人。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八徵耄念之寶、抑齋、大塊假我以文章、垂露、秀色入窗虛。信天主人得家外意、朝日煇。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河源詩一卷

本幅宋箋本二幅縱皆九寸四分第一幅橫三尺四寸第二幅橫二尺八寸五分行書

河源詩

惟嶽曰有五惟瀆曰有四四瀆河居一宏功贊

天地金隄護九曲邇年每有事戊戌年儀封十六堡決口庚子年睢寧之郭家渡考城之張家油房掣溜均在南岸昨辛丑秋儀封青龍岡漫口則在北岸瓠子計已竭

靈源致虔祭因遣侍衛往豫省青龍岡漫工因屢次合龍未就於本年二月內命大學士阿桂之子乾清門侍衛阿彌達前往務窮河源告祭河神事竣復命並據按定南針繪圖具說呈覽所奏星宿海情形有舊圖未備之處星宿海蒙古語鄂敦㙮爾鄂敦即星宿㙮爾即海也星宿海有泉千百涌出俱綠水惟西南一河名阿勒坦郭勒蒙古語阿勒坦即黃金郭勒即河也此河實係黃河上源其水色黃從東南流更折而西北回旋三百餘里穿入星宿海因會諸綠水黃色微淡自此合流東下屈曲千七百餘里至貴德堡扶沙激浪水色全黃始名黃河向以星宿海諸泉為河源雖未窮至阿勒坦郭勒郭勒之上源而河由星宿海以行謂之源亦不至大相逕庭云

窮源命必至歸來新圖呈舊圖

稱未備。舊云星宿海便即河源是叶蒙古語鄂敦鄂敦星宿謂此固非差訛然河其南寄因更向西行溯洄川盆邃色赤作黃金別流無敢厠詢以蒙古名。曰阿勒兩字作一字讀後仿此坦郭勒叶阿勒坦謂黃金。郭勒則河義。更西得巨石詢蒙古名字。阿勒坦噶達素土極星名意。阿勒坦郭勒之西有巨石高數丈。亭亭獨立。名阿勒坦噶達素齋老阿勒坦噶達素蒙古語土極星也齊老石也惟此一石峰。其崖壁乃土作黃赤色。更無草木。壁上為天池。池中流泉噴涌。釃為百道。皆作金色。入阿

勅坦郭勅實黄河真源也司水見道經不約今古契再上則赤蘚蘚端天池積叶醲泉作金色真源信無二山土胥金色更無林木翳東南流折北屈注三百里叶穿星宿海東色微淡以易東至貴德堡遂作純黄色叶向稱星宿源亦未大差致集林云有人未書其名見婦浣紗異張騫支機石更述荆楚記或到星宿海傅會傅奇僞統

安瀾賜。癸卯仲夏御筆。鈐寶三。讀書依竹靜古

稀天子之寶。猶日孜孜。

河源按語　按班固漢書張騫傳。天子使窮河

源。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按古圖書名河所出

山曰昆侖云。而固贊又謂騫使大夏之後窮河

源。惡覩所謂昆侖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

之。於是酈展遂謂河源出於積石。是皆拘墟未

見顏色之言。蓋千古以上。中國以外。紀載已外。

言語不通。而欲定其確實。何異扗轅適越。考元史始有星宿海之名。而以為河源。元蒙古也。鄂敦即星宿。彼時訛譯為火敦。則漢人不通蒙古語耳。此為近之。今則更溯以上。遂得真源。然昆侖之語。亦不為無因。蓋昆侖在今回部中。回部諸水。皆東注蒲昌海。即鹽澤也。鹽澤之水。皆入地伏流。至青海始出。則星宿海諸水皆是也。而大河之源。獨黃色為靈異。更在星宿海之上。非

昆侖之水伏地至此以出而挾星宿海諸水為河瀆而何濟水三伏三見此亦一證矣獨漢書所云采玉則因昆侖出玉未免牽就詢之阿彌達則稱源河皆土山無石無石安能有玉夫非精通蒙古語及漢書更問之親履其地之人率欲定此事體大而地遠理博之事不亦甚難乎於甚難而得決疑傳正亦一大快也　癸卯仲夏御筆

鈐寶三含味經籍古稀天子之寶猶日

孜孜

引首

御筆溯源紀實 鈐寶一 古希天子

鑒藏寶璽信天主人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八

徵耄念之寶垂露經史笥叢雲用筆在心心有

同春烟雲舒卷妙意寫清快漱芳潤寓意於物

寫心人情為田筆端造化至味寓淡泊化工四

氣為全施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河源簡明語一卷

本幅宋牋本。縱九寸四分。橫二尺八寸五分。

行書

河源簡明語。予既為河源詩。並按語既讀宋史河渠志有文。命輯河源紀略有諭。祇以體大物博。考今證古。不無費辭。雖彼此細勘。事則明恐毫釐稍差。義乃紊。茲為簡明之語。庶因提要而便覽。蓋河源究以張騫所探蒲昌海鹽澤。及

漢武所定昆侖為是。雖山海經水經注皆略具其說山海經劉歆稱伯益所著本無所據水經注則桑欽酈道元皆張騫後人實祖其說而廣之以致於傾文且昆侖在回部原出玉也獨未明揭伏流至青海於阿勒坦噶達素之天池而出耳歷唐宋以至元乃有鄂郭淖爾為河源之語鄂敦為蒙古語漢語即星宿海也彼時雖未考至天池而中國之河源實由此頗見梗概矣

溯伏流以至蒲昌海鹽澤。非河源而何。星宿海亦鹽澤之伏流。至青海而出為清水。黃河挾之以流。始為微淡。後為純黃。是二水本一源。至中國出地為二色而終歸於一。若夫曲折纖細。則見近所為詩文及紀畧之書。獨叙其簡明崖略如此。癸卯季夏。御筆。鈐寶三。學鏡千古。古稀天子之寶。猶日孜孜。

御筆。得真誌快、鈐寶一古希天子

鑑藏寶璽信天主人。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八

徵耄念之寶追琢其章。寓意於物、忘機心宇曠

化工四氣爲全施。至味寓淡泊石渠寶笈所藏